

論哈爾巴爾費

恩格斯著 • 彭嘉生譯

上海南門書局版

費爾巴哈論

恩格斯著 ● 彭嘉生譯



九三二一六
子角陸

上海南強書局版

內容目次

編者序言	1
I 本文	19
序言	21
1. 從黑格爾到費爾巴哈	25
2. 觀念論與唯物論	45
3. 費爾巴哈底宗教哲學及倫理學	67
4. 辯證法的唯物論	85
II 附錄	121
1. 費爾巴哈論綱	123
2. “費爾巴哈論”補遺	133
3. 史的唯物論	143
4. 法蘭西唯物論史	187
5. 馬克思底唯物論及辯證法	207
譯者後記	219

編者序言

恩格斯底“費爾巴哈論”在在在已經不是爲哲學家費爾巴哈而讀了。費爾巴哈底意義，與他在前世紀四十年代的聲譽比較起來，是失去了很多的了。對於支配階級，費爾巴哈對於宗教及教會的鬥爭是太過於激烈了。他們剝去了他在大學裏的地位，而且漸漸地使他餓死了。可是對於革命的勞動者社會，費爾巴哈又還不夠，這位隱遁的自由思想家及無神論者不能奮起來直接參與無產階級的鬥爭。這樣，費爾巴哈站在兩個戰綫的中間。而且這樣他徒歷史落伍了。他的主著“基督教的本質”

(一八四一，一八四三及一八四九年連出三版，而第四版到一八八三年才出來)雖然有Reclam-Verlag的民衆版(一九〇四年)，但現在人們已經不大讀了。這是太不公平了，這確是一本對於教會的固陋及與世界遊離了的宗教的思辨是像火樣熱烈的鬥爭書。

在現代的精神史裏，常做在黑格爾與馬克斯間的，辯證法的觀念論與辯證法的唯物論間的中間派，費爾巴哈佔一個重要的位置。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正當地稱爲“費爾巴哈主義者”的期間只不過是一個短時期。在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已經超過費爾巴哈而發展了 表示這個的是那個有名的費爾巴哈論綱，尤其是一八四五到一八四六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著而沒有完全地發表過的，現在則爲 Rjasanow 從馬克思的遺稿中搜出來的那個鬥爭書“德意志的意識形態論”(Deutsche Ideologie)中的關於費爾巴哈的部分。

我們在這裏沒有深究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對於

黑格爾的辯證法及他方面對於費爾巴哈的唯論物的關係的必要，也不必深究費爾巴哈的抽象的唯物論變到具體的史的唯物論之馬克思的擴張。這在恩格斯的敘述裏已經表現得很充足了。但因最近出版的文獻(書簡集及其他)而指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費爾巴哈個人的關係的事實也似乎是不為無益的。

是費爾巴哈的什麼著作給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決定的影響?恩格斯在本書裏只提及了“基督教底本質”(一八四一年)。在現在還保存着的馬克思給費爾巴哈的唯一的信裏，——在這裏頭，費爾巴哈猛烈地被要求着要寫薛林(Schelling)的批判——馬克思也提及了一八四三年出版的第二版“基督教底本質”的序文。(註)

(註) Karl Grün, “費爾巴哈書簡集及遺稿” Leipzig 1874, 第一卷三六〇頁馬克思給費爾巴哈的信，一八四三年十月三十日。

墨林(Meh ring)在他的馬克思恩格斯遺稿集

裏(第一卷三三六頁,又在馬克思傳五六頁裏),以充分的理由證明了給馬克思以最強的印象的是費爾巴哈底“關於哲學改造的暫定的論綱”(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這個論綱一八四三年三月在魯格(Ruge)編的“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zistik”裏發表了。這個也還包含了馬克思所著的最初的政治論文“關於最近普魯士檢查令的評論”。但已在差不多一年以前的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日馬克思約了魯格一篇關於“宗教的藝術”的論文——這沒有發表過——而在這裏他說:

“在這論文自身裏,我必然地要論及宗教底一般的本質罷。在這裏我多少要與費爾巴哈起衝突,可是這個衝突不是關於原理,而是關於這個原理底把握方法的。不管怎樣,宗教總是不能得的。”(柏恩斯泰因,“社會主義文獻”第一卷三八九頁,一九〇二年五月)。

關於上所述的費爾巴哈的論綱,馬克思在一

八四三年三月十三日給魯格的信裏這樣說：

“費爾巴哈的箴言對於我只在這一點是不正當的，即他關於自然論及得太多，而關於政治却論及得太少了。但這是今日的哲學之所以能成爲真理的唯一的紐帶。”（社會主義文獻第 卷三九七頁）。

從費爾巴哈的這個論綱裏引用一個命題出來也是有意思的。那裏說着：

“思維發生於存在，但不是存在發生於思維。”（費爾巴哈全集第二卷二三九頁，一九〇四年）

在馬克思底史的唯物論之有名的中心命題中更響應着一個反命題：

“不是人的意識規定他的存在，倒是他的社會的存在規定他的意識”。（“經濟學批判”序言）。

但馬克思在這裏是怎樣更深刻，怎樣更具體的啊。只是這兩個命題的對比就可以表示出馬克

思和費爾巴哈的精神上的親和及馬克思底强有力的優越。

在我們深究馬克思和恩格斯間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思想交換之後，須先確定什麼時候我們才在恩格斯遇到關於費爾巴哈的記述。一八三九年十月給友人寫了“我現在是一個熱心的斯特勞斯 (Strauss) 主義者”這樣的話的恩格斯，——對於這個嚴格地敬神的地教育了的且甚為宗教的問題所苦了的青年，斯特勞斯底自由主義的著作是很給了影響——似乎是在一八四一到四二年滯在柏林的時候才知道費爾巴哈底著作。那裏在青年黑格爾派即“自由思想家”的周圍中，他體驗了費爾巴哈的“基督教底本質”之解放的影響。“感激是一般的：我們一時都是費爾巴哈主義者。”其實恩格斯也在他的“無恥地被恐嚇了，但却不可思議地被解放了的聖書”這首諷刺的基督教的英雄詩（一八四二年四月）裏，頌費爾巴哈為對於偽善的戰爭的指導者。他在這裏說：

“他自身是大胆的無神論者們底全軍組，
他自身是極惡的魔鬼帳底全寶庫，
他自身是誹謗和侮辱底全河流，
這是可怕的費爾巴哈，——聖約翰遜，
請施以救助！”

(註) 恩格斯，初期著作集，二二六頁

又在大概同時代恩格斯用匿名所發表的著作“薛林與啟示，對於自由哲學的最近的反動企圖之批判”(一八四二年)裏，也屢次論及了費爾巴哈這個黑格爾底“最近的追隨者”，而且是專論及他的“基督教底本質”。

“這樣，費爾巴哈底基督教批判是爲黑格爾所奠定了基礎的思辨的宗教論之必然的補充。……費爾巴哈將宗教的諸規定還元於主觀的人類的關係”。(五二頁)

恩格斯有時好像是比馬克思還要更強固地被費爾巴哈所束囿了。(註)因而對於費爾巴哈的批判也比較更遲遲地才遂行了。

(註) 參看德法年誌中的恩格斯底‘英通的状态’之最後一節(一八四四年)。馬克思恩格斯遺稿集第一卷四八二頁以下)。恩格斯在這裏也闡說了一八四三年的費爾哈巴底諸論綱。

一八四四年九月馬克思和恩格斯才開始通信。當是恰是他們兩人企畫了對於包威爾的他們文筆上的大清算：“神聖家族或批判的批判之批判。反對布魯諾·包威爾及其徒黨”(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Konsorten. 1845.)以“在德意志,真的人本主義并不比唯心論有更危險的敵人”這個最初的文章而高調了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之口號的序文也正是一八四四年九月的日期。在同年發表於“德法年誌”及“神聖家族”中的諸論說裏,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還是毫無顧忌地同意於費爾巴哈。

以後數星期及數月間的通信——可惜的是只恩格斯的信保存着——屢次的陳述了費爾巴哈。

一八四四年十一月恩格斯這樣的寫着（第一卷七頁）：

“費爾巴哈從神到達了‘人類’，所以這個‘人類’確還是爲一個抽象度神學的神聖外表所裝飾着。到達‘人類’的真的道路是相反的。……‘這個人類’總是一個幽靈，要是在經驗的人類沒有牠的基礎。簡單地說，如果我們的思想特別是我們的‘人類’應是某種真的東西，則我們就作得從經驗論及唯物論出發不可。我們應該從個個的東西來演導一般的東西，不應像黑格爾一樣從自己自身或空氣來演導。”

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恩格斯的信是特別的重要：

“在克利格斯(Krieges)離開這裏的第二天，我接到了費爾巴哈的信，我們這樣的寫給他了。費爾巴哈說，在他能以作者的資格代表而從事共產主義之前，他非先將宗教的污物根本地消滅不可。又因他在Bayern太過於

爲其全生活所閉塞了，以致他不能到達這裏。但他是共產主義者，在他成問題的只是怎樣去實行的方法。”（一五頁）

恩格斯又附加地說他希望德恩費爾巴哈到（馬克思所滯在的）布魯塞爾（Brüssel）來。不，他在以後的旅行計劃裏說：“如果費爾巴哈不來，則我到他那裏去，并且如有旅費和時間，還要再去英國一趟。”（一六頁）一八四六年信關於費爾巴哈基本上是更冷酷及更批判的。一八四六年八月十九日恩格斯寫着：

“我在追隨者們的中間把費爾巴哈的“宗教底本質”讀過了一遍。除了兩三個明白的事實以外，一切還是完全和從前一樣。開初他純粹制限於自然宗教的時候，他就已經不得不更要找經驗的基礎，但後來却又混雜了。又是些本質，人類等等。我將把這書精密地讀一遍，且將在最短期間中把有興趣的主要點替你拔萃起來，使你可以代費爾巴哈來使用。”

(二三頁)

這是指示了“德意志的意識形態論”在一八四六年八月還沒有完全完結。九月十八日恩格斯再回到了費爾巴哈：

“因為有一種恐懼，我到現在還不敢決心來作費爾巴哈的拔萃。在這裏巴黎，精力完全無氣力地（衰弱地）臨到了我們。”（三五頁）

約好了的費爾巴哈的拔萃恩格斯終於在一八四六年十月的長信裏提供了。（四五——四九頁）他在那裏很諷刺地註釋了從費爾巴哈所引用的全系聯。尤其是說：

“對於悟性的存在創造自然的攻擊，對於無中生有的攻擊及其他等等——大部分是‘人間化了的’即被譯成爲心神舒適的捉住‘市民之心’的德文的‘Materialismus vulgaris’（卑俗的唯物論）。”（四六頁）

後來在全體的通信裏，費爾巴哈這個名字差不多完全消失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同他“完

了”。他對於他們已經再沒有什麼可說了。費爾巴哈停頓在他一八四三年就已經達到了的地方了。但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遠超過他而進步了。(註)關於這事，在恩格斯一八八八年因此批評Starcke的費爾巴哈論而成的本書裏詳細地告訴了我們。

(註) 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馬克思回顧‘神聖家族’寫給恩格斯說，“費爾巴哈 在現在給與人們很滑稽的感情。”

因為恩格斯底這本費爾巴哈論很詳細地敘說了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基礎，現在對於我們是非常重要的。想到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觀之明瞭的把握對於戰鬥的無產階級的重要意義，至少應將馬克思恩格斯之本質的哲學上的議論用民衆版的形式集攏起來。在這兩個科學的共產主義的祖師間分工，馬克思擔當了經濟學的·理論的工作，而恩格斯却主要地獻身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護及普及。所以恩格斯的著作特別地對於我們成問題是決非偶然的事。

人們說，根本地考察起來，恩格斯代表了和馬克思不同的立場。這是一個狡猾的見解，藉這個機會我們須得把牠斥退。(註)人們信以為如要攻擊馬克思主義底重要的要素而仍不失其為馬克思主義者，則對於恩格斯鳴鼓而攻有時是正當的事。但我們知道馬克思將恩格斯底主要著作（如反丟林論 Anti-Dühring）在原稿時就已經精密地讀過了。又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樣不斷地把他們所從事的一切的思想互相提出討論過了。馬克思自身決不會放過任何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不正當的或錯誤的說明罷。人們決不能想用恩格斯來把馬克思修正主義地訂正！

(註) 譬如塊大利馬克思主義者 Alfred Brauntal (參看他的‘歷史哲學家的馬克思’一七三頁，一九二〇年柏林)及Max Adler (‘Marx-Studien’ 第三卷二九八頁)，其他還有Georg Lukacz (‘歷史與階級意識’，一九二三年)。

一八九〇年恩格斯寫了一封信給一個知識慾

非常之強的學生(社會主義文獻第二卷七二頁):

“我也很想告訴你我的著作‘丟林氏的科學之變革’(Herrn E. Dö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及,費爾巴哈論’,在這兩書裏,我盡我所知道的最詳細地敘述了史的唯物論。”

反丟林論中的關於這個的部分,恩格斯自身又把牠要約於他的小宣傳書“從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發展”裏,這書在共產主義初步教科書第七卷中有了普及版,(註)而費爾巴哈論到現在却只有原版之原文出版的形式。

(註) 恩格斯 一位狄克 (Engels-Radek), ‘社會主義到科學及行動的發展’(一九二四年柏林)。

我們在這書的原文裏附加了許多的註釋,因為有些歷史的事實對於現在的讀者是不太熟悉了。(註)但這本小冊子應該每個勞動者都要能理解。因此也加上了一個外國文表。

(註) 又在這些註釋裏從‘德意志的意識形態論’中引用